

欽定本朝四庫文

下孟

萬物皆備於我矣

一章

嚴虞海

則所性之全體而勉人以盡性之實也。夫性。誰萬物之首。甫故
則能樂而未誠者。必強恕以求仁也。可任其不備。而不知求哉。且
天生人而與之以性。使性之所有者。本或全而或虧。則人亦可竟聽
其自然而。又何事焉。惟夫在天者無一之不具。而後起之私。或得而
間之。則盡性之事以起。而安勤之途亦以分矣。何也。自品物流形而
有一物。即載一物之理。物虛而無所麗。必有以寄之。于是乎。則以器
俱而我乃得之以成性。自衆萬雜採而有萬物。即具萬物之則。物蒙
而無所歸。必有以統之。于是乎。理與氣合。而我乃得之以成身。置我

於萬物中。至蘊也。而我之渾淪無外者。遂能以蘊然之軀。而藏乎微顯高卑之故。觀其移之無不足。則知其初之無不具也。以我立萬物。先至靜也。而我之冲穆無朕者。獨能以寂然之體。而涵乎神明變化之原。觀其外之不可窮。則知其內之不可量也。其物與無妄者。即天道之所為誠。而萬物之一原者。即仁之所以流行。而無間者也。而可使皆備者。僅為天下之所同得。而無與于吾身乎哉。栗其反諸身。而皆備者。無之弗備也。則靜而存主。而無或欺于心動。而推行而無或欺于事體。驗之切而天理之周流者。可以隨觸而皆真踐履之醇。而事物之一發見者。可以無往而不利。夫是之謂誠則自然而仁而有從。

容之適無勉強之勞。樂莫有大于此者矣。此則自然而備之者矣。如其反諸身而皆備者，未必皆誠也。則私意之未盡，當去私以存其誠。已見之未融，當克己而推于物。無行其所甘而行其所苦，則形骸之有隔者可以力擴之而使通。無行其所易而行其所難，則殘薄之為累者可以逆制之而使化。夫是之謂恕。則雖未至于仁而以勉強之力求公溥之心，仁莫有近于此者矣。此則勉然而備之者矣。仁由怒而入，誠由恕而全。人物可渾為一身，妄勉可歸于一致。此則盡性之事，而學者之所當自反也。

說理明白，曉暢所不及。先輩者詞語少平緩耳。不如此而求之，艱

金文草书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一節

金居敬 墓

能與知有在學慮之先者謂之良焉可矣夫人亦學而能慮而知耳。不學不慮而固已知能也非其良能良知也乎。且強人以本無而率義為外樂故特為苟出平合言之耳。之所未有不可以立教責。今以所獨至而不循之于所同得亦未可。以為訓也極人之所願期其無所不能無所不知而止而終善成性。以來固有其無所待而然者也夫以人之有能有不能也而告之曰。爾胡弗學爾學則自能之矣此亦使人由不能以至于能之善術也。然曷不邈之其所不學而能者乎。性之真者無假于習情之至者必。著于事其能之也。豈以學也然而過此以往則必學矣則必學而能。

矣。非阻人以學。非罣人可任。此不學而能。而甚惜其所不學而能者。有諸已而弗察也。或智故既深。而益其所不學而能者。而倍之也。人亦靜念其所不學而能者可矣。吾精之曰。良能。則自有生以來。未嘗學此。矣。使由此能而充之。以學。則可以為無所不能之人。乃僅有此能。而不充之。以學。亦斷不得曰。之人也。無良能也。其可以或背此良能也哉。而良能。豈有時而泯也哉。夫以人之有知。有不知也。而告之。曰。爾胡弗慮。爾慮。則自知之矣。此亦使人由不知。以至于知之善術也。然曷不遯之其所不慮。而知者乎。機之所啟。必自夫天識之所開。必依于理。其知之也。豈以慮也。然而遇。以往。則必慮矣。則必慮。

而知矣。非阻人以慮，非謂人可任此不慮。而知而甚惜其所不慮，而知者有諸已。而弗悟也。或嗜欲既多，而并其所不慮，而知者而昧之也。人亦返觀其所不慮，而知者可矣。吾指之曰：良知。則自有生以來，未嘗慮此矣。使由此知而進之，以慮，則可以為無所不知之人。乃僅有此知而不進之，以慮，亦斷不得曰：之人也。無良知也。人其可以或昧此良知也哉？而良知豈有時而息也哉？吾以是槩論夫人矣。

因言仁言義，人都信不及。所以切實指點出良知，良能來言外便。有要以學慮充其知能之意。篇中從學慮打疊說下，益言宗旨。

最為體合原評

清思妙筆曲折如意必具此本領方能作清空文字否則呼成無味矣

舜之居深山之中

一節

韓文英

從深山以觀聖而極形其所感焉夫不能異于深山之野人者自不遺一善者也此可以觀舜云百家言舜尚已即孟子論舜行事亦嘗序其有田漁至為帝時取善之大畧而至此獨論其居歷山時也曰予考舜在位事不勝詳即闢門數事其求善之意甚至而不知其心泊楚無為窅然以處曾不異曩日居深山時是故吾即觀舜之居深山一王之興當其彷徨隱畱必有殊絕之迹而史即書之為受命之祥不知著為異者必其中異之處無多也而大聖人出處不驚已非一時意計之所測創建之始當其隱約田間必有自匿之思而後因

原之為譽。晦之用。不知求。不異者。必其中異之見先設也。而大聖人舉動如故。竟為百世神靈之所歸。故吾觀于舜而知其初無異也。共田疇而讓畔。已咸目屬聖人之竒。意舜亦微有自見者。而要不爾也。夫且居者可得而處。遊者可得而狎。山中人而已矣。然何以嗣時深山之見聞。自舜居之而若不憂其陋。夫同一居山耳。箕穎名言。鄭玄注。居之而加益歷山居之而加廣者。此其際識可意想也。吾又觀于舜而知非故焉無異也。往于田而自傷。已病。自比勞人之侷。意舜亦有不欲自震者。而亦不然也。夫且一如木石之無心。如庖丁之相忘。山中人而已矣。然何以一時野人之言行。自舜居之而若不病其孤。夫同一見聞。

耳。朝鮮得之而非多。山中得之而非少者。此其神殆難擬議也。蓋人之致有聞而如無聞。有見而如無見。必屏處以全其真。則倫寂之爲也。及其二字。有神無迹。聖人之不見聞。即可以見聞。其于萬物也。相與受而已。故任愚賤之沒。而處之亦如其居游之素。英明之姿。未聞而嘗若有聞。未見而嘗若有見。必先物而爲之。所亦天機之淺也。聖人偶有見聞。而無加于不見。聞其于心。想也不自知而已。故極挹取之致。亦曠然莫測。其野人之天。則誠見夫深山之舜。其異無幾。而及其聞見一善言行。真沛然江河之快。之莫禦也。已深山靜境也。吾以觀聖心之存。江河之快。動幾也。吾以得聖心之感。然則居者仁耶。決者知耶。

著眼及其兩字居遊之前見闡之後寫來融洽朗闡祇若決江河
其速而無不通之義尚少理會耳